

特效高分，历史低分

——评影片《决战中途岛》失实之处

■王超

前不久，好莱坞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影片《决战中途岛》在全球上映。本片以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为原型，结合演员表演与电脑特技，将70多年前太平洋海空大战的场景通过银幕再现，其中航母满舵转向、大机群火线突防、SBD舰载轰炸机俯冲轰炸等战斗场景，让观众大饱眼福。

然而，《决战中途岛》在再现海空大战场景和细节的同时，对许多历史史实进行了错误的艺术加工和简化处理，不少情节存在叙事跳跃和生搬硬凑的痕迹，与真实的中途岛战役相去甚远，一些资深军迷以10分制给出了“特效9分、装备8分、叙事5分、历史2分”的评价。

蜻蜓点水湮没战争亮点

中途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转折之战，本身有很多看点。《决战中途岛》本可把重心放在该战役的具体经过上，但本片一半以上的叙事都放在战役发起前的来龙去脉上。故事时间线从1937年一直讲到1942年，涵盖了珍珠港事件、杜立特空袭东京、珊瑚海海战等一系列战役战斗，又穿插了罗彻福特破译日军密电等战史秘辛，看似叙事背景宏大，实际上是把诸多历史事件凑在一起，故事场景频繁转换跳跃，如果观众对这段历史了解不深，很容易看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这种看似面面俱到的叙事结构，对每一段战史的描写实际只是蜻蜓点水，很多经典战史亮点，在影片中都无法充分展开。比如，珍珠港事件中，日军浅水鱼雷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片中对日机鱼雷攻击，还有俯冲轰炸、高空轰炸的表现非常少，仿佛日机仅靠航炮和炸弹就击沉了美军战列舰，这显然有违历史。

再者，中途岛战役前，美军借着岛上驻军缺乏淡水的假情报，骗取日军暴露战役目标“AF”（指中途岛），这本是美军战时情报斗争的经典战例，在本片中却仅仅通过美海军将领尼米兹与情报官员的对话来表现，不能不说是关键情节的疏忽浪费。

此外，中途岛战役中，美军PBY“卡特琳娜”侦察机率先发现日军舰队，美军陆基战斗机从岛上起飞迎敌等，都为战役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在本片中

却未作交代。美军针对日本零式战斗机发明的“萨奇剪”空战战术、护航战斗机同日军战斗机的血战等，在片中也未曾展现，仿佛只有美海军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在抗击日军。在战役中有重大贡献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在本片中“全程没有存在感”“莫名其妙修好了、稀里糊涂又被击沉了”。这种简单化的省略叙事，更像是对战史的选择性遗忘。

讲好历史不能无中生有

同1976年的电影《中途岛》相比，《决战中途岛》的战争场景相当宏大，从头到尾把美日海军将领的指挥博弈和战场场景结合在一起，这本来是较好的演绎手法。但本片为叙事方便、场面好看，对很多史实进行了过度演绎加工。

比如，为描述珍珠港中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的情况，强行安排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倾覆，事实上该舰是坐沉的，今天在珍珠港事件纪念馆还能看到该舰坐沉的残骸。珍珠港刚刚打完，电影就安排山本五十六提前“盯上”中途岛。为突出美军在海上决胜是以弱胜强，影片只统计美军舰载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数量，护航战斗机、陆基战机等都不在美军指挥官统计之列。美军的战术战法，也被简化成一群舰载机飞行员的冒死突击。这种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使得该片的水准大大降低。

刻意拔高忽略历史真实

《决战中途岛》最令人诟病的是打



《决战中途岛》海报

着再现战史的旗号，对历史人物进行选择性地拔高。比如，将日海军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山口多闻包装成“算无遗策”的人物，以凸显日军指挥层的所谓多谋善断，连袭击珍珠港没有炸毁油库这个日军的致命错误，都要安排日本人提前说出来，事实上这是美军在战争结束多年后作出的总结。

影片还将很多镜头和故事硬堆在美海军名将哈尔西身上，但事实上，中途岛战役是由斯普鲁恩斯负责指挥，他在片中却没露几面，另一位指挥官弗莱彻更是连名字也没提。

为了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海空大战的紧张危险，影片中日军舰艇的防空火力被过度拔高，曳光弹道和爆炸几乎充斥屏幕。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对美海军机群威胁最大的是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不仅如此，在展现美军鱼雷轰炸、俯冲轰炸场景时，电影连续拔高“企业”号航母舰载机机群，安排其VT-6中队率先攻击，事实上率先投入发起攻击的是“大黄蜂”号航母上的VT-8中队。这些刻意的情节安排，固然满足了影片的故事需要，却在史实方面漏洞百出，拉低了影片整体质量。



由《危机：龙潭之战》看澳新军事合作

■黄岩

《危机：龙潭之战》是近期上映的一部由澳大利亚拍摄的战争影片，故事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当时，为配合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派出两国联合部队参战。很少拍摄战争题材电影的澳大利亚表现出较高水准，整部电影节奏流畅、情节紧张，特别是服装道具还原度高、场面拍摄十分写实，较好再现了当时战斗的激烈场景。

电影中的战斗发生于1966年8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为控制越南南部某地区，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驻防部队由澳大利亚步兵部队和新西兰炮兵部队组成。为铲除这个桥头堡阵地，打击侵略势力，8月17日凌晨，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对该军事基地进行炮击。基地指挥官命令105名澳大利亚士兵和3名新西兰士兵混编组成特遣队D连在基地周边巡逻，以确定越共部队炮击阵地位置、消除潜在威胁。

特遣队在经过一处名为“龙潭”的橡胶园时，与约2500人的越共部队

遭遇，这支越共部队正要对澳新军事基地发起进攻。在接近1:25的兵力劣势下，特遣队被越共部队包围，只得就地组织防御。在后方火力支援，特别是新西兰炮兵部队协同支援下，经三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特遣队以18人死亡、24人受伤的代价惊险突围，与前来接应的装甲车部队会合并撤离。虽然这次战斗规模不大，但从特遣队的1挺机枪在战斗中打出近5000发子弹的情形，就可看出当时战况之激烈。

处于劣势的澳新特遣队之所以能够抵挡住数倍于己的越共部队的进攻，离不开火力支援，特别是后方新西兰炮兵部队的火炮支援。虽然美国空军进行了1次空袭，但新西兰炮兵部队为特遣队提供了及时、持续的火力支援，大大减轻其压力。

影片中，澳大利亚士兵和新西兰士兵在语言、服装、武器装备、战术等方面都极为相似，甚至不仔细辨别难以区分，而新西兰炮兵部队与特遣队的配合也十分协调，不仅与澳大利亚军队指挥部紧密协作，还数次在危急关头为特遣



越南战争中的新西兰炮兵部队

队提供了危险距离上的火力支援。澳新联军为何有如此协同作战水平？这还要从澳新两国的历史和军队之间的关系说起。

历史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在人口组成上，大多数都为白种人（澳大利亚90%以上，新西兰70%以上），且以英国后裔为主。两国均为英联邦成员，都采用君主立宪制。两国官方语言均为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的差别也很小。两国国旗都是蓝色旗面上包含有米字旗和南十字星座的元素，由于两国国旗太过相似，新西兰国内甚至出现了要求更换国旗的声音。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军队有长期并肩作战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新两国军队追随宗主国英国派兵参战，并被编成著名的澳新军团。在1915年初的加里波利登陆作战中，澳新军团作为登陆部队先锋进攻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虽然登陆作战失败，澳新军团伤亡惨重，但在异国他乡并肩

作战，成为两国重要感情纽带。为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把4月25日定为国家法定纪念日——澳新军团日，以此纪念两国军队共同战斗的历史和两国两军的特殊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英国国力的衰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认识到已经不能再依靠英国来保卫本国安全，因此澳大利亚、新西兰一起转而又美国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两国在寄希望于美国保护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军事合作，始终保持两国军队相互之间的熟悉和了解。

可见，“龙潭之战”中的澳新联军虽然没有之前澳新军团的称谓，但是其联合特遣队体系却是一脉相承的，是一支接受过联合作战训练的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完全没有两支军队的感觉。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仍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仅经常开展联合演习、联合训练、联合行动，在武器装备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而这显然是从方便两军协同配合作战方面作出的考虑。

威力小却伤人的训练弹

■魏允千 苟宇

本月初，驻日本美军三泽训练基地1架F-16战斗机在训练期间，其挂载的1枚230公斤重的训练弹，掉落在距训练场以西约5公里的一处私人土地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日常训练中，为节省成本，减少对周边环境、居民的影响，各国军队多使用训练弹来模拟真实弹药。这些训练弹在重量、弹道性能等方面与真实弹药几乎没有差别，有些还可反复使用。有些训练弹装药量少，但爆炸时仍有一定威力，即便是没有装药的训练弹，如果操作不当也会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2015年8月23日，日本陆上自卫队邀请媒体和观众观摩其演习。在武器射击表演时，1辆90式主战坦克将1枚120毫米训练弹打到观众席附近，破片造成两名观众受轻伤。

2017年6月14日，英国陆军坦克部队在进行射击训练时，1辆“挑战者-2”型主战坦克突然发生爆炸，而这辆坦克既没有携带实弹，也没有被击中。英军调查发现，这辆坦克所使用的训练弹虽弹头是假的，但发射药却是“真家伙”，只要其中1枚训练弹因故障或操作不当发生发射药爆炸，就会引起整车弹药殉爆。

相比陆战武器，军用飞机的训练弹相关事故则更多，危险也更大。毕竟军用飞机飞行高度高，即使训练弹中没有火药，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训练弹落地时也能够产生巨大的动能，给地面人员和财产造成损失。

今年7月，美国空军1架A-10攻击机在佛罗里达上空与鸟群相撞，将机上挂载的3枚BDU-33训练弹撞落。2013年9月，美国空军1架A-10攻击机由于投掷装置出现故障，在马里兰州的一家酒吧停車場上空误投了1枚BDU-33训练弹，而飞行员竟一无所知，直到返回基地落地后才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这两起事件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并非每次事故都能如此幸运。去

年4月，法国1架“幻影”-2000战斗机在飞过韦尔尼松河畔上空时，挂载的1枚训练弹意外脱落，直接掉进韦尔尼松河河岸的一家汽车配件生产工厂内，导致该厂两名工人受伤。

今年6月，印度1架“美洲虎”轻型攻击机在执行任务途中出现撞鸟事故，鸟被吸入发动机，发动机严重受损造成空中停车。紧急情况下，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没有考虑地面情况，在安巴拉市中心上空将挂载的训练弹和装满油料的副油箱抛下，引燃地面房屋，引发火灾，致使不少市民以为遭到了空袭。

“鱼叉”与“熊阱”

舰载直升机助降系统一览

■张远年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6日晚，意大利海军的1架AW101“默林”直升机在准备降落于该国海军地平线级驱逐舰“卡约·杜伊利奥”号时，发生侧翻并坠毁在“卡约·杜伊利奥”号舰载直升机起降甲板上。好在机身尤其是座舱部分比较完整，机组人员幸存。

这起事故表明，直升机上舰作业在今日各国海军中依然是一个技术含量高、风险高的课目。为确保直升机降落军舰时的高效和安全，各国海军发展了多种帮助直升机着舰的设备和操作流程。目前被广泛使用的助降系统主要有“鱼叉”助降系统和“熊阱”助降系统。

“鱼叉”是由法国开发的一套直升机助降系统。通过在舰载直升机机身下方安装一个带有卡扣结构的液压杆，着舰过程中“叉”住直升机甲板上的格栅，以此完成直升机和着陆目标舰之间的刚性连接，并因为造型和运作方式类似鱼叉而得名。这套系统可以保证中型舰载直升机在6级海况下的安全着舰和固定。同时，得益于刚性连接的设计，整个系统的操作比较简单，运作时间较短，配合绞车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完成直升机的着舰和收纳作业。

相比“鱼叉”，“熊阱”没有那么出名，这种助降系统最早由加拿大在上世纪60年代开发，用于配合体积、重量日趋增大的舰载直升机，适用于大中型舰载直升机着舰。这套系统得名于安装在直升机甲板上的一个四面凸起的矩形装置，装置内部凹陷，连接甲板下方的“拉降”绞车系统，外形类似抓捕大型兽类的陷阱。舰载直升机在接近直升机甲板时，会保持与目标舰位置上的相对静止，放下一根带有锁头的柔性牵引索，此时舰上人员使用工具钩住牵引索将其与从“熊阱”中拖出的类似绳索扣住后，形成舰载机与目标舰的柔性连接，随后“熊阱”开始张紧牵引索，将直升机“拉”到甲板上，并用“熊阱”锁住。

与“鱼叉”不同，“熊阱”更多依靠舰上人员的辅助操作。由于可将直升机“捕捉”到固定的“陷阱”之中，这套系统能够保证直升机准确落到甲板指定位置，因此可以更方便地使用固定和牵引装置来移动直升机，将其收入机库，舰上操作效率明显高于“鱼叉”，因此也被一些国家的海军采用。

当然，由于受成本、起降甲板面积、使用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的舰船都能使用上述复杂而昂贵的直升机助降系统。实际上，在直升机起降甲板上铺设一层由高强度纤维编织而成的防滑网也能够有效防止直升机着舰时的侧滑，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在民用船舶上。俄罗斯海军得益于卡莫夫系列直升机同轴反转旋翼“天生”的抗侧风着舰性能，依然使用防滑网来辅助舰载直升机起降，并未采用各国军队常用的助降系统。



以“熊阱”助降系统降落的舰载直升机



“鱼叉”助降系统由直升机上的“鱼叉”和舰上的格栅组成